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蟻塚集  
目錄  
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職

謄錄舉人臣查浩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蟻蝶集目錄

別集類五  
明

卷一

書

卷二

啓

記

序

碑

檄

對

傳

讚

辭

誄

祭文

卷三

賦

卷四

四言古詩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卷五

雜體詩



樂府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臣等謹案蟻蠓集五卷明盧柟撰柟字少楨

濬縣人太學生負才忤縣令令誣以殺人榜  
掠論死淹繫數年臨清謝榛走京師為稱寃  
適縣令已罷平湖陸光祖代之乃平反其獄  
得不死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集為嘉靖癸  
卯杓所自編凡雜文二卷賦一卷詩二卷前  
有自序稱蠖蟻者醜難也取其潔於自奉介  
於自守不如蚊蚋之侵穢彊噉又以事繫獄  
類蠖蟻之阨燕吭罹蛛網振其音而喑喑者

故以名集史稱其騷賦最為王世貞所稱詩亦豪放如其為人今觀其集雖生當嘉隆之間王李之焰方熾而一意往還真氣全涌絕不染鉤棘塗飾之習蓋其人光明磊落藐玩一時不與七子爭聲名故亦不隨七子學步趨然而榛救之世貞稱之柟反以是重於世亦可謂毅然自立無所依附者矣乾隆四十

三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蟻螻集自序

蟻螻者何醯雞也集何以謂之醯雞郭璞謂醯雞細質  
喜羣飛亦蚊蚋屬也夫蚊蚋貪哺嗜臭敗逐溷廁嚙咀  
人一障惡之醯雞則入室突窠幸於發甑歎糟糲而甘  
芳酸飛則叢薨止不渝啖此非潔於自奉而介於自守  
者與其於蚊蚋侵穢彊噉者為何如此其蟻螻也夫而  
柁質戇材駑託跡兩間猶夫葉之於林盃之於海也竊  
居蓬茨藜藿彌年無薦紳先生之交羝牧侯伯之遇舉

則一丘言則自偶此夫人之蟻蠓哉嘉靖壬寅柵以事  
繫獄貫三木園陰室待國家典刑發憤抒懷間有微詞  
輒不敢令人見反復諷誦尋痛愍而焚毀之夫蟻蠓之  
隘燕吮罹蛛網振其音而啑啑者何以異此是猶類之  
至也夫蚊蚋狡汗柵所弗屑蟻蠓雖微柵不敢自外焉  
視其類也嗟嘯鷹化而鳩雉流而蜃腐草而螢龜鼉魚  
鱉皆有化若蟻蠓槁死盆醴吾獨不知其化者何也此  
豈造物篤於億類而嗇於蟻蠓也邪因撫錄舊作并獄

藁文若干首騷賦若干首雜體詩若干首構成幾卷命  
其集曰蟻蠓皆嘉靖癸卯春三月朔六日黎陽盧柟撰



欽定四庫全書

蟻蝶集卷一

明 盧柟 撰

書

上魏安峯明府辯冤書

古者大夫士志行不通於上則盡於書以列其情要其最顯者則李斯盡秦蘇秦鄒衍田需張儀盡六國司馬相如卜式鼂錯徐樂枚乘主父偃盡漢韓愈柳子厚張

籍李翱盡唐司馬光王安石蘇洵軾轍歐陽修盡宋雜  
游說兼道藝窮於布衣側微之辭而後下之人得以抒  
其慮上之人感切於諷直之說於以納其忠而弗之罪  
焉則夫書之宣上下通貴賤也於古有是夫雖然幸而  
處常徵諸言載之書可以達天子不幸而值變身桎梏  
之刑待鈇鉞之誅徒嘔心血筆而書之不足以達士庶  
人何者彼其天壤之相違居養之相異囊首赭衣之徒  
固不足以動人之耳目也今天下公卿士大夫自宰相



而下與天子持議論相可否乘朱輪而挿貂蟬紆金紫  
而懷珠玉執天地之符而力侔造化者固不為少也而  
柎含寃幽室關鍵口舌不敢延頸而一鳴者何也伏枷  
鎖罹重法廁穢弗潔之囚誠不敢輒以書通竊又懼夫  
上之人不肯戢威霽顏傾耳一聽死亡者之論徒速血  
肉糜骨之禍爾夫鳥極則厲鳴獸極則走挺人窮則歸  
本嘯天命之衰也於柎已甚安得不頓走狂嘯祈霖雨  
救塗炭冒死一言於執事哉夫柎世家業農幼而讀書

循章句以諸生受胡氏春秋餽屈宋之糟游司馬氏之濱窺跡於揚雄諸子之垣然志行狂簡言多激越時時取釁厲為世人譏誚庚子歲二月中柎傭工人王隆左手病瘡甚柎謂隆曰汝之病殆不可事事給汝直復若業何如隆曰諾請以張杲彊幹而多力者代僕柎曰然汝行遂歷試張杲為傭奴六月二十一日杲盜場麥柎聞之以畀司里杲遁宿孫潔場中食守場人李現麪一在明日柎赴訴縣伊家乘大雨排房塌撲死旦日杲母

魏氏駕訟邑侯蔣公曰盧柟毆伊男卒七月初五日蔣公發閱杲屍則上齒闕者六左脛裂凡可以致死者無不毒傷夫齒闕則食難脛裂則行委自柟場至孫潔場連一里遠而彼走且食此其齒與脛果得有恙否也齒脛俱無恙然而闕而折果孰為之耶當是時柟具大刑對思不知所出蔣公亦不問杲體徧傷故迫拷掠數百自朝至日昃與法具伍嗚呼柟以柔脆之膚而犯堅虐之刑彼且何情而不嚙予骨肉而柟非金石之固亦

安能久於抗對也苟疾痛有間雖赤族之禍然且不恤矣是月二十七日柁先母哭柁於野有婦人而持母曰母哀我張杲姊也我父杲叔實知杲死雨頽房壁厭焉杲叔張昇又謂柁父曰杲之死也甚微而難言父窮之曰吳章者杲外叔魏氏與章淫禁章不得娶而居其室杲之死夫二人者圖之房壁頽壓非特霖雨使然也鄉昔齒闕脛裂徧身毒傷者於茲可徵焉先人以姦隱之跡隱而具房撲之情於巡按樊公准辯飭大名勘問未

及而按臨會審樊公謂在庭諸公曰王隆者盧柟雇工人也按文附致張杲作王隆傭人隆且為人傭張杲為傭人之傭耶夫王隆無恒產為盧柟業農即令張杲為若傭當業誰之農乎使杲果為隆傭則杲當在王隆場安得來盧柟場盜若麥耶且杲所撲麥盧柟之麥所飲食盧柟之饋獨傭為王隆之傭名實眩矣法宜開蔣公不然樊公曰凡士師可以生殺人有天子律令在律可殺吾不敢生律可生吾不敢死茲所議盧柟同諸君奉

天子律令爾我何敢私且魏氏原告詞謂盧柟令雇工人王隆覓張杲郭勇與柟傭工矣夫王隆一人爾果覓工自代即當傭一人又安得雇張杲郭勇二人代一人耶况盧柟當時嘗給郭勇雇直錢勇既為王隆兼雇盧柟又安得給無謂錢與王隆所傭人耶今不幸事變梟死遂作王隆傭人設使勇亦死則勇即作王隆雇工而盧柟不得謂勇為雇工矣法宜開蔣公語塞少間進曰盧柟既遣死請罰穀一千石破若家何如樊公默然蔣

公趨翼進將言憲副張公目蔣公退同知崔公履推府  
朱公之跗朱公肘真定理刑趙公謂蔣公曰是不可死  
先生何苦扼人蔣公稍就位樊公指柵原法曰彼罪案  
既若是而蔣令寘之死予當奈法何僉曰稱律令於是  
下柵大名守什公飭滑縣劉公覆勘劉公者又蔣之同  
年生最舊執也相持詞議定而後出謂房撲為妄告擬  
柵以家長毆雇工人至死應徒律量罰穀千石其傍引  
鯨鯢克噬之惡無損於蔣公焉以呈察院二十年正月

內詳允發諸犯的決贖罪暨柙各寧業所議穀千石直以為非法令免惟皂隸李祿未請官照出亦擬不應詳代樊公巡按殷公允其詳而獄由是勦矣柙居家未踰旬而先人終距六十日而先母卒踰年而兩子死一女亡夫柙出獄瘡痍未洒即繼之以天崩地隕之變而動其心膺之慘奈何天命窘極若是哉先是蔣公董獄當死刑者五人曰盧柙曰袁濟曰馬氏曰呂教曰侯宗儒然皆冤誣而無實以故獄詞雖備而率不服是故樊公



首貸柎薄其罪暨殷公按郡則四人者咸稱寃蔣公懼  
諸公救之以柎為口實解殷公問蔣公曰盧柎何如蔣  
公具疏進復組織柎死若昔之語樊公者益誣由是殷  
公釋袁濟馬氏而復問呂教侯宗儒尋亦開去獨執柎  
於喪械送大名守張公公知柎之寃哀隱悼惜之不足  
而議柎抵死此固因察院之成命非張公好殺之本心  
也明年柎奏辯復行張公問得其情供張杲實柎傭人  
而仍以原擬若曰仍原擬則法不病作傭人則不沒其

實而典刑緩且歸柄於察院也是年翁公按臨弗原明年柙復奏辯行張公時巡按胡公會審而張公前吏部郎中通判吳公前吏科都給事中推府李公悉直柙為誣胡公執先定之辭據紙獨與柙對仇而佐証卒不及一詞及柙稱寃出憲副喬公作而言曰是情實可矜胡公曰此卒不可殺終當與某囚同例減死爾姑待仍擬張公退而歎曰諸公哀枉非不力救然所能者人也其所不能者天也於是悉取諸逮事者徵問前卷傍引鯨

鯢充噬之惡嘗笞其六七十者皆虛偽無驗正去之  
獨張杲案如胡公議於戲柙內省由齟齬之年以及今  
繫獄之日柙始讀書不過為狂瞽之文瀆君子視聽未  
嘗附會官府行無賴作掎克又素惡商賈行坐之事於  
市井挾劍雄酒豪俠之徒固未嘗啣盃酒接慙懃同濟  
凶淫之惡慢長老而忤王法也獨好倜儻恢曠之行嗜  
殊調好觀古人竒節然未敢踰大閑為名教罪人府縣  
無告訐之辭而六曹無文券之驗夫所謂恃豪放恣險

惡憑陵暴橫於一時彼濬人固寬厚有容者亦安能甘  
蹈患害上下無一詞發擿必待張杲之獄而後暴白哉  
且張公決獄明公而少貸使柙果負大惡如前卷云云  
則亦安肯薄正而去之俾文案不符於察院會審又何  
為汲汲解暴令柙無死若是哉夫前卷錮獄扃之以紙  
若鎔金鐵之精貫重關之鍵而牢不可破幸而巡按樊  
公開示覩縷動引天子律令平反是非一人之私恩得  
以紊典刑而掩日月也且柙應擬徒罪贖穀四十五石

而倉有收也魏氏領葬杲屍有狀也柎領杲原貯庫所盜麥并袋有案也夫李祿詳所載皆柎已開原跡二十年四月內殷公允之有徵也是皆藏諸司吏有考也柎寧業居喪一年是亦齊民矣固非逸刑掣鎖之徒越有司而警方收之人也讐家無告佐見無告公正之民無告攻發陰私狡猾懷悍之徒俱無告夫執柎時去允之之詳日期然且八月遠矣然而察院至是復悔其允曰盧柎招詳朦朧收寘之死夫招詳果朦朧耶前李祿招

詳何不駁勘果非朦朧耶顧復執柙抵法由是言之前  
後翻擾多失其據而柙安得無冤誣於其中哉始柙為  
諸公原宥前已歷陳惡有察院之嚴諸公之明而為是  
朦朧招詳哉惡有市井輿情之地而柙敢以招詳朦朧  
居之哉惡有三代直道之民容是招詳朦朧之人油油  
然處之而無所異哉昔有好生者贖狐兔糜鹿而放諸  
郊獵者邀之則急走狂嘯以捄其死嗟夫人放禽獸猶  
不忍邀今樊公既放柙於野人又從而招之得非憂物

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與夫張杲一人也在前卷為王隆雇工樊公為盧柁雇工殷公復作王隆雇工及柁奏辯張公詢得其情仍作盧柁雇工而翁公復改作王隆雇工夫古天吏殺人也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信矣而未敢也然猶察之見可殺焉而後殺之今柁之獄朝一人曰可殺暮一人曰否暮一人曰可殺朝一人曰否夫所謂可否者纔一人之辭耳設使執政舍己之見平其心氣推

而問諸左右諸大夫國人則其可否豈特一人朝暮所  
謂哉雖然可否無定者謂之疑獄王制曰疑獄汜詢衆  
議赦之又曰附從輕赦從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  
赦宥之法夫古之聖人思其心未嘗殺人因民遠善而  
邇惡故著為法令以馭之夫刑凶器也擅意快殺者入  
人易深而聖人有憂焉於是垂法於經若易之解曰雷  
雨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臯陶之戒舜曰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我明太祖創制立刑於律首為橫圖薄刑具著  
大誥減等又五年勅刑部恤刑於疑而可矜者察小大  
之比以宥之此其仁民好生之意與王制易書周官之  
法相流通今柙無辜之獄非止於疑而已也何獨不被  
聖王赦宥欽恤之仁罹此網羅繩鉗之厲哉夫察院諸  
公堅不原問是非不知柙為冤抑真以為死而殺之也  
蓋譖禍既成每執政出都仇者從而攻之而柙名曰監  
生訊者謂柙非豪右則守錢虜子爾蓋不知柙以中民

之產積獄數年悉質費無餘而先人二柩暴於人野場中寡妻無嗣託食於親厚故人已閱二載矣艱苦萬倍不能一宣上卒以虞涉之嫌而下無解縣之日此大道之公不行於一夫而柙飲恨待斃所以積淹於獄也夫孰肯正明王之法忘小嫌之私挺已抗救於汨沒無報之人哉昔者柙歷大名府獄濬獄元城獄會諸解繫徒錄遠六七百里近比各府州縣獄其弊無大相遠而莫以明是故敝訟之政荒園土之教衰雖使蘇公召伯日

訊於庭於國家基本萬一無所裨益焉請詳言之夫三代而下禮樂教化之不行凡可以驅天下之勢者畏而已矣是故上而畏天子下而畏方伯連帥其次畏府州縣牧之諸侯其次畏皂役羣小夫畏天子則天下治畏方伯連帥則方獄平畏府州縣牧之諸侯則丘井安畏皂役羣小則民無所措手足而冤苦病夫獄物之深密者也周禮大司寇用獄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獄各施執事以明刑耻之今之治獄則不然晝則聯紲而居

拳桎而食呻吟悲號相靡於棘垣之下入夜則足連繫  
項重鉗肢脇受縛三麋髮引層閑之半筋脉急張血肉  
反攻而疾痛不勝噉守者撫之弗聽則撈楚有加矣將  
死一人預以病嘗之有司有司曰可從而殺之曰某官  
殺汝也非我也夫死者未病而嘗有司以病者何也曰  
殺之慘一召慘之故有五凡無賄而通者殺多餉不分  
者殺記守者之過殺為富者復讐殺見利弗予者殺夫  
官有察吏有稽彼恣殺而弗顧然且不覺者有故也未

殺譖溢惡之言於吏既殺示顛柄之威於囚囚懼無漏  
言吏忌無貫政是故恣殺之計行有司弗覺矣由是待  
罪之民輕天子而弗畏輕方伯連帥而弗畏輕府州縣  
牧之諸侯而弗畏唯皂役羣小是畏嗟乎天子方伯連  
帥府州縣牧之諸侯所以治皂役羣小也於其治皂役  
羣小者弗之畏顧畏其所治者則是驅天下之勢不在  
乎上在於皂役羣小也由是百姓無所措手足而冤苦  
病府州縣牧諸侯之政盪而丘井危方伯連帥之令壅

而方嶽蔽天子擁虛器於上而禮樂征伐不行於下則天下壞亂不可救矣雖然柝聞之君子曰有治人無治法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是故商君治酷而民尚急文帝好寬而諸吏多長者今執事治濬兩河雞犬之民不下十萬戶而囹圄無人執事好生之德可知矣是故吏禁之屬無夙弊如前所陳者是非彼能無私心人讀書而體臯陶之德也良由執事寬仁之政流通於濬彼自不敢為酷民爾或曰獄重地

宜謹嚴汝負大辜而云云若是將有以自解與夫柙聞古之賢者不幸善居獄而速死之弊有三君子不由焉忘盜賊之分雜卑汙之行喪其所有而日與囚化者命之曰湑獄乘隙竊免亡其身以及其親命之曰遁獄劫天典隳王法拿挺決出自分必死鬪城守而殺禁戒命之曰叛獄嗟乎善人不入獄夫獄所以待小人也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久獄不知命焉乃今不能控訴自明復為湑獄遁獄叛獄蹈速死之弊悲哉甚矣

吾之自惑也昔君子黃霸在獄授經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以故李固杜喬孔文舉蔡邕皆世之大儒卒以獄死  
然君子之名懸於霄漢矣柟志疎而才狹視古人若丘  
蛭之目龜螭寵龍也乃竊嗜好為文賦數百篇詩幾千  
數十百首雖不足傳苟得遠脫桎梏而好事者或取焉  
奈何不以古人自附而同流俗於淆獄遁獄叛獄速死  
之輩哉昔先人治土地若干畝自柟下理後悉賣之豪  
家而約劑者又竊與之通弊減畝數私價直凡先人諸



故物無不私市於人甚則拆房室伐樹木鄉人無賴效  
之一切施其不法又徭役甚煩柵以貧窶得羣里長窘  
辱夫柵待死罪無兄弟子嗣之續即有井臼婦彼獨宴  
處閨闈不過一書生妻爾又焉能知庶務應外事與豪  
詰崛彊之徒相抗唇哉往年執事均賦柵以中上哀下  
下又諸差役悉憫痛省覆此非執事知柵貧苦如上所  
云又安得霖雨之澤霈然若是哉噫嘻柵事已矣唯獄  
中無他事舍勞思愁苦之外則讀書日明於道少延旦

夕之命為死所爾若為柎申冤枉之情解塗炭之苗覆  
柎之妻女母為鄉里暴客之資為版籍窮民此執事之  
恩也當道之責也柎何敢預焉伏唯執事裁察

答王鳳洲郎中書

七月初七日本縣遣使捧檄齎牛酒腆禮并翰教遺柎  
家柎唯皇風既遠光氛載竭箕穎之後世絕幽響故雖  
兩漢玄纁蒼壁時加丘壑而大名之士往往負揭取誚  
後世易曰束帛戔戔貴於丘園丘園之美何可易言也

柎槁馘之餘已蒙大君子渥澤復起為人今又施曠代之典於胥靡之民叨天之秩竊地之懿回惶中惑實益厚顏比又讀執事所喻鸞龍奮鬱五綵炫爛飄飄然若凌風御虛絕無纖埴回視寰中蠟蚶語真若竊帝壤以堙洪水幾何不償且潰也執事邁天人之英操宗匠之器與李于麟宗子相諸公雄據虎視掎獵中原即令揚馬應劉接軫橫騫未嘗不喪精奪氣偃伏旗鼓也柎方卷舌脅息攏投不暇若執事云云何敢僭預獨所懇者

柟素嘗歷諸郡邑多誣枉如柟文致不可反者甚多執事銜上命察寃抑拯救焚溺於斯人獨無如意乎哉記曰附從輕赦從重唯執事念之鄙作詩賦謹裝六冊呈上拙文數卷未及繕完容嗣珣文幕適聞旌旆告速而柟又有秣陵之行故耳秋霽方採藜藿併食偃臥無俟多談柟又頓首頓首

上李東崗推府書

柟不佞不能奉先王之教違孔子之訓以奸時王之典

逮繫濬獄三年迷惑頓踣殊苦萬狀冤頸縮喙不敢長  
鳴而自陳此非堯舜兼濟之病天地之大遺於果羸螟  
蛉纖芥之細也抑柵自察材質卑微朴扶囊木之間恐  
不能盡白柵之所以待罪之理又不足感執事推亮憫  
裁之化賈山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執事之威甚  
於雷霆震悚惕厲萬不獲已畧抒固陋没死上千幸加  
惠憐聽垂察焉柵聞春秋之義自誅討亂賊禁蠻夷猾  
夏之階特以復讐為重復讐之義非尋常世俗簞食豆

羹之怒詈罵睚眦之怨瞋目按劍曼胡血纓命氣相高也孔子曰父母之讐寢苦枕戈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檀弓曰喪不慮居毀不危身曰毀不危身為無後也非謂食美衣錦察音樂之比長天子孫樂妻孥以供宴安也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曰否立孫重嫡子之建延宗廟血食之祀綿本始之義爾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仁者踐誼勇者不必死節智者不汨名若徒効小

廉死小恥快一劍之奮行弗顧後令聞廣譽不加於天下滅父母之稱此匹夫自縊於溝壑之事少有遠慮圖大者不為矣詩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夫寘身犴狴之中狹聖鑑之卜從一死不返之諒孝子不為也曩者柙犬豕之質寡聞道之資觸司寇之刑囚幽圜室之內先人赴訴御史臺下聽之問諸監司曰免問諸守令曰免問諸讐正曰免夫然後稱律令出柙於死沒之編氓之籍越明年結獄始歸侍先人寢食

几杖先人又不留家居適淇門別業入暮夜而盜賊興  
矣鉏耰登之大屋干戈擾於坳塘白刃之鋒砉於平樓  
先人懸繩及堞隊則賊藉之戟鋌伺之鉤鍛一夫內噓  
羣響沸應絕雞犬振簷瓦先人以七十之年降而蘇登  
者三杪乃氣力疲憊謂庶母曰孤兒始脫患難我有長  
苦積恨於異日者不得與之語乃今父子不相見天虐  
命也賊薄滋益甚請幣不可請貨不可請降自分裁不  
可賊突登戕先人沒悲夫誰能無父而死何先人令其



子不忍言之若是也時告諸縣邑賊已出境有懷慶為之穴陽武為之墟封丘延津大河之曲為之堂隩烏合蟻聚之衆斬木揭竿大呼於淇衛之郊時蔣公蒞政不肯發一夫掣白挺以逐之柵家貧新禍又無財賄產熊羆之士誰肯不待教命為柵出死力窮誅越人之寇哉即有鄉曲之民哀柵無告者捕之纔得蜂蠆於積閏竒劫之間封豕虺蛇凶噬之惡固已投跡草木依山澤肆然無忌而誰何郡縣矣柵輿求父屍歸之寢則官府有

憎惡之不祥城守有捍拒之嚴陳哀暴棺於郭門之堙  
猶及今未成葬也當是時夫豈不能告諸天子請諸方  
伯連帥也然多狼顧之患懼滅門之禍其事本末未易  
明此所以沒齒關口而不敢言唯我執事明睿遠照深  
察而悉之者也願執事熟思加痛少裁焉是年先母悼  
先人之故垂白髮哭泣不飲食距父凶六十日亦殞柩  
奉二柩袒括衾哀皇皇焉如有求望望焉如有從而弗  
得也杜門餒粥守先王之制嘗膽謨謀雪先人之耻不

知察院復按前事移檄復收柙矣由是司里授鎖城旦  
詰門尹貳繫其妻義勇媼夫圍其宮執柙苦塊之上械  
送大名張公勘問不即寘之死刑之若不能舉也哀隱  
嗟嘆之不足三月而後成獄竊窺造化之私少之得其  
當以處柙爾卒乃不得執政旨趣擬之大辟柙信知非  
張公本意雖九死猶不足報張公深恩也夫柙有二小  
弱子託宗祀之寄未及而長子殤越數旬而次子為無  
服之殤夫殤下葬以夏后之聖周無服葬以有虞氏之

瓦棺也柩囚繫不能與二子永訣覆用蘆藁孔子曰敝  
帋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由是言之二子  
之葬視不如狗馬矣昔者延陵季子適齊反長子死葬  
於贏博之間還其封號之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  
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聖賢值事變猶不能忘情骨肉  
冀其魂之隨已以終父子顯幽無間之義悲夫古之君  
子皆然何柩獨於其子生死不相知若是哉書曰迪惟  
前人光施於我冲子柩承前人之光無冲子之繼又何

施焉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且長沒何孫之能貽也夫柎受木索嬰金鐵坐屏室之中無日月之明忘晦朔之變腥臭觸九竅死屍參肢體稍解縲紲伏棘巖之下蟣蟲如流結髮如約肌理不酥胼繆紛紜之皮搔之如雪下夜則檻柵交軋枕股之會鼠嘯於顱婦嚙於承權百足岐翹之蟲歡愉游戲於肘腋之間少有關便則守禦者禁之曰噉叱而撈楚交施於骸體之上矣昔絳侯下廷尉曰吾嘗從楚軍百萬而心未能動殊不若見

獄吏之已甚條侯坐收不食嘔血數日死顧柙鄉里委巷之陋繩樞之士而眈細之人也視此安得不寒心哉柙聞太史公曰砥行立名之士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理色其次關三木被箠楚受辱昔湯讓天下於涓子涓子弗之潔也負石入水死伯夷思與鄉人處其冠不正去之若將浼於塗炭夫視天下不以為潔視傾冠細故若恐汚其身也設使二子視辱其先祖理邑關三木箠楚受辱者思將何如哉夫柙行汙名賤即死若九牛亡

一毛無所輕重於世然自忍耻湛溺苟活溷穢之中無  
恤涓子伯夷之誚者竊惟私恨有所未圖報天地之大  
義有所未經列如前所云云也昔越王句踐禦吳於檣  
李戈其王闔廬殺之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曰夫  
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虜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卒  
敗越於夫椒嚮使夫差懷君父之讐卒有不諱則越無  
會稽之耻大夫泄庸種蠡必不匍匐屈膝於嵐峪之間  
其子女臣妾文馬珠玉珍寶之器必不陳於姑蘇之臺

闔廬之耻必不雪於九原之下楚子滅越椒也箴尹使齊反自拘於司敗楚人釋之曰存子文之祀若楚子忍於箴尹之禍若敖氏之鬼久矣其餒矣孟明視為秦伐晉再戰再北喪師百萬為晉俘虜逃之橐鼓之下可謂辱矣孟明以劔師禽將非勇也身死名蔑為天下笑非智也退而與秦伯圖策汧雍之間君臣合謀開關出兵東取王官及郊濟茅津封殽屍還伯西戎威震天下再敗之耻一鼓而灑之使秦伯不悟過之可使以立功誅



孟明以見法孟明不蚤見主之不留罪引節以自裁夫  
孟明髮膚與人同骨肉非有異衆之飾徒偕草木比糞  
壤死矣安得彊秦之國功並五霸名與天壤俱哉夫柎  
抱不測之罪非有公輸墨翟之智陶朱猗頓之富孟嘗  
賓客解難脫死之掇也生產貿易子無餘燼茂父子兄  
弟之親寡妻孤女棲食畦蔬紡績之間柎恐就刑之後  
父母骸骨長棄暴露遠無收恤之主牧豎戲為蹋鞠牛  
羊礪之角獵夫鞭其朽過者泚頰睨視曰盧柎不肖抵

法使其親陳列天地如此可哀也夫柎誠無面目見先  
人地下俾夫差得專美於其前也竊又恐隊姓隕氏絕  
太公之後祖宗墳墓歲皆伏臘無一人陳菜羹奠酒漿  
者不得如楚子存若敖之祀也夫柎固有一死特以臧  
奴矯誣坐滅卻顯業廢事功口無食人之粟足無立人  
之朝一旦與螻螳同斃飲恨忍耻長跪遠謝於孟明視  
奈何不拊膺搥髀流涕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柎伏覩執  
事為治大名農易其業女不忘機杼南鄙郊墟之民父

老扶杖謳歌思化是名公之治也博物多識窮天地之  
文密緻理之極是子產之智也忠信明斷民愛不忍誅  
無姦伏之心是仲由之義也夫執事被三盛德柙猶卧  
烈焰之中甘焦爛之禍不能極聲號嘯以速霖雨之澤  
智之所不足論也柙聞古之君子聽獄致其忠愛以盡  
之疑獄汜詢有赦無殺柙雖不佞竊覲於君子矣夫  
先王觀風盡民情之變有奏獻賦詩之體柙不揆昧死  
述鄙俚隨書進聞維執事之採察焉柙頓首頓首

與陳一泉外翰書

柟聞往年執事受職走馬來濬縣時縣主尊重廉隅豪習高其才不輕與物接明日始乘轎邸見執事之任既數日始戒官僚從事屬興禮進賀踰年柟或因執事春秋祭饗會食入公門於園牆窺視則縣主肅而入拱而出周旋委蛇賓主輕重之儀罔敢墜逸與前所聞者大異竊獨不知何為而然也既而濬士大夫有所存問於柟者私道執事盛德恭愛仁賢道隆而思謙行顯而體

備宏外而惠中有所叩則因為之鳴以盡其節溫乎如玉鎮乎如金萃乎如芙蓉澹乎如秋水泛於唐澄霽而無所淆濁也曩昔縣主之所以盡禮於執事者謂非出是乎哉暨柝詣御史臺對發內黃見執事往來每伏謁道左執事忘其為囚以鞭揮之曰毋執事之聲音顏色始得接見尤進乎園墻之所窺識者而前士大夫所稱譽果足以得其似也當是時有能脫去桎梏加我以冠履法服令之得為人其體使能誦伸坐立其手足使能

持行其耳目使能視聽其禮貌使能揖遜退避其口使  
能道古今事變明仁義陳帝王之迹而無已也執事憑  
軒而聽之則必有可觀者今以刑僂之民為世擯斥雖  
欲自進已見逐於君子門墻矣柁又焉敢振金鐵亢明  
刑揚其惡臭塵觸於執事之庭哉雖然嘗聞聖人樂  
天而知命賢者守義以徇死智士不廢時以立功所  
謂樂天而知命者道德備於已險夷之來非我所致  
凡利害升沈通塞之故舉弗問焉則周公居東孔子

圍陳其人也所謂守義以徇死者不幸而禍變加我者或是與雖死以定分可也加我者或非是與雖死以順受亦可也然則奚死哉死於義則止爾若荀息之死節叔孫豹之守難彼誠深乎是也所謂不廢時以立功者畧小嫌以自汙藏器以待時而用其道於天下者也昔子犯負戈管仲囚檻而顯齊晉者非歟夫稱以盲昧墮死刑誠見黜於周公孔子者若荀息叔孫豹則為其君引節今柎緣讎坐誣而罹之極刑即徇死

其所守者何義哉獨桻罪章所載一見釋於御史樊公  
再見疑於太守張公使有解倒懸者得沒其齒終其愚  
則桻願為伯臣執鞭夫豈無膚寸之功以謝天下哉今  
特囚拘牢狴去冠飾而聯紲之其體非復能誣伸坐立  
其手足非復能持行其耳目非復能視聽其禮貌非復  
能揖遜退避其口非復能道古今事變明仁義陳帝王  
之跡假令執事致之堂陛賜之跪使出話言不過頽然  
一囚而已又安能決曾臆開口一辭為君子應對哉夫



柙淹獄數年心思膠轕每傳鐘鼓及獄卒喧呼警報則  
便悸怖久之始能定日間與囚徒雜處或勉強一笑不  
過亂愁苦忘兒女思爾非有所謂樂然後笑者也使憂  
能傷人則吾豈可以延歲月不死哉比年來桎梏無晝  
夜或為文賦腹藁成則請於司圜氏解刑而後書已則  
復刑以故多鄙俗無足觀然猶不以為耻而獻之官府  
亦欲司命者知柙頗從事於斯免榜笞云爾夫虎豹惡  
獸君子忘其兇穢而寢之皮取其文也今柙兇穢異於

虎豹而有其文或者為君子之所寢邪謹錄舊所為文  
五首賦二首雜體詩三十首託諸生錢子萬選李子應  
宿敬上執事倘忘其克腐之質而寢其皮毛之文燭日  
月之光而賜之以不死之惠俾柎求上大夫所稱與親  
炙盛德而叩其鴻音則夫園墻之所見內黃之所得者  
愧然而失矣柎父母五年不葬而二子一女死闔門蔑  
絕無所統繼濬之士大夫固能言之今不敢贅唯執事  
垂察

上郝南峯吏部書

柎聞昔者荆軻入秦而白虹貫日白起滅趙師而太白  
食昴鄒衍繫燕王之肆而五月飛霜夫精誠變天地奸  
氣拂星辰此皆越等夷之幹造盛衰之變關命運之會  
殆非人人可與揆咎而取徵也夫德肖朝茵形類螻蛄  
生如植槁梧亡若覆死灰然嚮靡延長頸極號嘯以求  
託化育之意弛負擔之憊夫誰有蹈赴湯火舉手投足  
拯死亡者哉柎聞荆楚連城之壁隋侯明月之珠於越

湛盧之劍屈產鬻膝之乘此四者天下之至寶使出自  
齊秦吳楚大國必將狹重期之觀崇華廐以養之累踵  
曳跼購千金而視矣發跡於三家之市則人之躡景昂  
目而觀者纔百之二三何則語曰犀象無位出自驕貴  
蕢草履無然下伍積居襲之漸也今柘本蓬澤枯槁  
之士奕世編氓業不出丘壑綺縞不曳體梁肉不適唇  
繩樞瓦缶長天子孫閭巷不聞金玉之聲勳業之貴擁  
貂瑜乘魚軒揚眉濶論視猶土梗草苴斯亦士之至賤

者矣爾乃負固陋之質效矯世之志遐思遠舉立於百世之下以竊慕於千萬世之上詩書飾小愚禮樂誘言志依附處士乖忤權貴雕蟲綺篆於辭賦之間銜玉不售置吾家體用不適焉於是乎上不能伏巖穴之側考泉石之跡以重明主之顧次不能發經射策効納忠信以拾取緋紫之榮下不能揆卜筮之計逐什一之利致富千金為宗族光寵夫然後張目而劔戟森企足而梁父峙市井都遂之中一陷穽網罹之設矣昔客有鼓瑟

於齊王之門者能使鬼神上下縣竿不合則人將掩耳而不聽宋人資章甫適越雖端凝冕裘斷髮文身則人將駭矚頓走反目而不觀諺有之曰衆口鑠金重毀銷骨而柎負違俗之難抱獨任之釁挾撮壤而障江河則人有惜狗馬之斃痛狐狸之掩靡不愛柎一死者矣况夫潢汙瀆於鬼神鄭聲淫於師曠社櫟棄於匠石燕磔笑於周觀誇渚崖而東面視惡知其不長笑惡於大方也夫柎罪戾如此其大適遭傭奴之變而其家益無賴圖

致之死要取不訾之賄厚誣抵法之刑尚賴天地日月  
得自明稱賞一年乃復皇網掩其翮周網繚其膚申索  
繫其足垣鼠不避嚙其髮髭柙聞市廛之音商販歌嘆  
愈於鈞天之樂薄解束縛稍置散地跼躑僂俯愈於帝  
庭之美出檻域寢苦塊愈於匡牀之安藜藿之飯晨至  
而晡進試以挺杖後食愈於紫駝之羹赭衣短褲不掩  
脛胛畧備燥濕愈於魯縞之繪吏至喜則屈膝怒則頭  
搶地雖太史公詬辱蠶室王嘉惕於法伍李固斃身筮

缺塗毒金鐵俛首垂涎噀天椎心而流之以血何以踰  
此柵聞蛟龍失雲雨則更鱗波濤殞骨泥沙士嬰禍羅  
則毀身亡名折節徇死今柵形辱志降長謝洙泗則聖  
賢之逐客覽清聖之鑒則鴟鵂之餘肉何地而不可委  
虜而柵含垢忍耻延一夕之命苟活溷壤溺血之中不  
能蚤自裁決貽先祖之羞徼鄉里之惡者是非禍覬徼  
幸而利大於媮生耳竊懷蓄恨之積固有不瞑目之行  
故敢冒死上陳願執事憫裁聽察其至柵聞古人有言



曰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趨舍異也何則孝莫大於復讐統莫先於傳子士莫重於廣業昔者尚子行仁勇之事長驅赴難不能報伍奢之怨穆公屬國於宋殤搆戚黨之禍結怨諸侯不能定子馮之居子推汙世主之量高不賞之節燔炙介山不能樹管仲之功也故夫事涉過計於前駟馬不能捷之於其後矧死生之際得失之大機柁固熟思而詳議之矣唯執事推心加聽焉曩者柁寘身園土出歸謁先人於淇門

敝廬未幾而黃池之孽作黑山之賊舉挾垣破屋戕先  
人而火其室先母垂白髮號哭不逾時而逝者豈非悼  
痛先人不首牖之故哉夫柎孤立無兄弟犬稚甫九歲  
即亡次子三歲亦歿死寡妻孤女孑然在室族人攘利  
變易不測竊恐柎舟不可為誓陳人之媵或加於我廬  
處子矣柎聞墨翟棄室而說諸侯百里奚鬻秦而相甯  
戚飯牛以干桓公此三人者豈竊世主權利富貴取聲  
譽天下哉要之各乘時奮智行義達道樹勲業為不朽

爾夫柎自穉齒學章句長而被儒服誦法周公孔子之  
道思欲附會古人效駑鈍之姿蹇步鉛割麤有所建明  
於斯世也然瓦礫之材璞匠所棄制科之不收縉紳士  
大夫之弗齒中風狂癘觸昭憲之網弗出者三年矣柎  
何遽死而不急聲焦噉於執事左右哉由是觀之舉子  
推之隘者則士不宏跡宋穆之謬者則統失緒持尚子  
之操者則狗近名孝不寬昔曹沫將魯不死三敗之辱  
于柯之盟則挾匕首劫桓公還魯之侵地以雪劓師之

耻今柙欲包曹沫之羞以反三子者之見而後伏斧鑕之刑尸蒙街之觀歎然長逝少謝造物之私執事胡不少垂憐惜宏天下恢廓之量忘其出身之微越於世俗之惡拯袂水火雪淹滯之寃以成憤抑之志柙即白骨復生載覆盆而被日月之光者果誰之賜哉

與陳龍泉大理書

柙聞物有異類而同情者故釁牛齧棘猛虎負隅麋鹿走挺柙竊以為禽獸之性怵於死不過惡中傷血肉惜

毛羽骨角而外不知事夫人則不然特秀萬物善智慧  
悅親戚交遊急耳目四肢之愛臨不諱之期陳取冠履  
故物羅列諸兒女妻妾滿前執手喟喟語咕咕屬後事  
視禽獸無所省而死者遠矣夫君子則不然任天下重  
器身百世之規道誼未盡下見淆於閭里而上無王伯  
之遇不幸遭變則含穢詘辱嚴周身之防以圖事末效  
視夫人畧知省而死者亦遠矣今柎無君子之行而私  
有志焉自愛於其死日者柎以傭奴故坐法御史樊公

察其誣而出之明年殷公按郡尋寘之死而柙父母在  
殞啣不共天之寃絕宗祀之緒濶倫理隳民彛姓名不  
著無補益於世與盜賊同斃於法伍則柙安得不寒心  
酸鼻而死哉即死不過於二三禁吏之手與羣僮嗚嗚  
相悲咽而已又安得諸兒女妻妾滿前執手屬後事哉  
且犴獄幽虐之地一夫辜死則暴之數日始出落髮髭  
變肌膚巨鼠如狼噉其面目甚則羣嘯抉腹噉其腸胃  
脂膏相靡於垣墻之間是不得惜毛羽骨角如禽獸矣

今柙待死何以免於是竊聞禮君子決獄有赦重附輕之義思柙骨肉無見笑於牛虎麋鹿則執事之賜焉唯留意幸察

上吳少槐吏部書

楚頃襄王好畋獵葵齧御人脛州侯夏侯請從磔葵楚王曰已卒飼之虞人之餼莊辛見楚王曰臣聞大王獵葵齧御人脛也有之乎王曰有之曰王之葵孰與於王之御人王曰御人貴夫王不賜之磔也已甚矣而復予

之餽此王率獸食人也楚王曰先生之言詩寡人奉先  
王社稷雖不肖豈敢比於率獸而食人日者獒將亨寡  
人已令處獒深宮深宮不逢不若誑佞之屬不敢為妖  
祥此獒之桃塗者也它日獒在朝暴客邪佞之徒不至  
持戟宿衛之士日事高寢此獒之泰阿犀甲堅城方池  
者也又它日獒出郢超黔中過夏州還獵蒼梧之野軼  
熊虎驅豹裂腦血鮮于巖谷之間窮軀彊幹之獸走東  
齊青丘境上此獒之滂盧矰繳藥銛陷穽之利也夫獒



備三能寡人弗恤從貴人之請是磔三能也寡人何靳  
於虞人之餽莊辛曰善王之已也存蔡三能夫柎藺僕  
人之脛讐家因矯殺之厚誣之死執政不肯深原論曰  
抵罪此蔡之將磔也甚矣夫負死罪待磔誠不足惜竊  
悲夫先人暴露二子就亡盧氏之鬼將乞食於誰之原  
乎執事誠已柎死編名司里保副之間讐服犯教之民  
如驅豺狼柎且為鄉里桃塗蔡矣若不獲命願賜徒配  
遠放焉處都會監門持戟禁呵國之姦細柎殆亦為要

路泰阿犀甲堅城方池焚矣抑亦徼惠太公之世得賜  
流竄荒裔乎抗旌西夏還戍漁陽礪劍飲馬長城之窟  
使白狼元菟間不復煩朝廷宵旰柝將亦為國之涖盧  
矰繳藥鈇陷穽之利藜矣夫執事憫柝一死聽命以圖  
事三效此豈獨楚葵被顯惠蒙福澤於頃襄王哉

上張鷟山侍御書

柝繫獄刑罪深重蹈不測之誅忘日月晦朔之變形貌  
銷穢伏棘垣而待鈇鋌者於茲七年矣然猶不揣輒上

書當道自明以求幸納於速化之域是非獨愛狗馬之  
命故為是諜諜爾誠以事實極枉議者因緣文致不肯  
平反即柙生不能辨一日陳屍東市飽鴟鴞豕犬肉滓  
既化則柙又安得以浮游魂氣往來於王公大夫之前  
開口一雪其冤乎由是進退無據慌汗號呼於鼎鑊之  
間以畢其餘悃而敬聞命於下執事柙聞傳稱舜為天  
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爾夫瞽瞍  
天子之父而臯陶執之為能用法焉設使匹夫匹婦罹

無妄之刑事可議也情可疑也獻讞之辭不能持其平也則臯陶將惕然弗安若已推而納諸溝中申其誣弛其刑不正其辭不已也然則臯陶何心哉母亦曰法者受之天者也士師者奉天之法以佐天子者也吾執法能無天子之父而不能恤匹夫匹婦之冤敬於大慢於細褻天之法士師之罪為有大焉爾故其言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則臯陶而已矣柵為雇工人張杲本家圖死縣官以私怨寘之

大辟暨柙奏辯下大名張公勘問仍作雇工今大理駁  
章曰張杲之死似非一人一手所能致恤刑覆勘曰本  
犯執稱毆死張杲係雇工偷麥堅不輸服是誠其事可  
議焉矣情可疑焉矣獻讞之辭不能持其平焉矣設使  
臯陶見而覈之將執其法而遽殺之歟抑亦申其誣弛  
其刑正其辭而原之歟不然何臯陶嚮昔施於匹夫匹  
婦者今獨薄之於柙是豈士師有二法乎哉或詰之曰  
子言誠似矣然子文案連抱窮年之獄孰肯忘上下之

嫌子立以救子哉柘曰不然獄文誠無所疑在所不宜  
開苟有所疑雖百世之下猶或非之况乎數年之事是  
非之公尚可問之三代直道之民也邪昔者梁人有繼  
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斷以大逆孔季彥救之  
而免南康囚法不當決監司欲誅之周茂叔擲板於地  
將棄官歸而卒全其人是二公者浩然之氣直塞天地  
故於今不衰焉邇年巡按胡公按郡諸公救柘曰寃胡  
公曰此卒不可殺以待來年察院爾柘愚雖不見明然

感天地覆載之恩者未嘗不耿耿於懷也何獨私念孔  
季彥周茂叔云執事盛德遺愛流布魏郡南鄙之民被  
照臨者仰如天日柵固竊處園墻恒切衷私孤子之望  
父慈女之慕母不啻過也緣執事在古臯陶之位故柵  
得以臯陶之說進輒復忘其臭穢敢獻俚辭文四篇雜  
體詩四十七首畧抒冤衷唯執事垂察幸甚幸甚

與耿忠菴進士書

孟冬十六日臺人某來揖司園氏曰汝為我語盧柵屬

者進士耿公過濬訊訪而寃狀曲垂愍痛諸所云要旨  
謂斯世縉紳元老諸公憐而狗馬文辭早晚消息得原  
報柎愚聞此伏地叩頭泣血下曰柎不肖弗遵師訓蹈  
履乖妄鬼神恫怒橫被譴厲疾首園門抱不測之誅為  
名教所不齒者於茲八年今耿公乘驛傳未遑稅鞅遽  
賜問一囚抑不知柎以何因緣得見幸如此然柎知有  
所感矣請敬陳之夫天地萬物交錯水火相薄精氣感  
通象類流動各以名應故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樂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感通固神化之能妙用符契之機也獨無觀於會稽之山夏后氏之穴焉爾乎礮控崕岬寥乎其深虛也不知夫地氣至則洩靈稔出雲霧變化虬螭盤旋如車蓋旗幟盡幻怪於山谷之間嚮之靜淵者轉而制然軼蕩也夫夏后氏之穴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豐山有九鐘焉邈緜曠漠偶乎其塊獨也不知夫霜降氣凝轟聞雷觸天然自鳴於大荒之野朝遊乎瓦礫夕諧音乎玉磬轉移之間比於

師曠之耳夫豐山之鐘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沙丘有  
鳧鳥焉秋深蟄籥口向宿不知春社既臨儵然竊杲慰  
入華屋少出於珍竒花木之間泠然而乘清風飄搖乎  
太清雖有溶盧矰繳之施弋人將弗加乎其上矣夫沙  
丘鳧鳥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燕臣鄒衍縲頸繫獄頽  
乎其刀鋸之舐鼎鑊之截也不知夫昭王感吁霜之事  
按劍解顏尊為上客卒之推運五德談天地四海九州  
之蘊吹陰谷之律使五穀繁殖夜為虜晝為賓夫燕臣

鄒衍其感之最著然尚遠而難言也因是知今日之  
事柎嘗受誣大辟伏金索貫三木與盜賊妃伍憫乎自  
分為天下大僂也不知夫耿公方受命南還揭旌黎侯  
之國而威馳乎燕趙之外觸臭類存冤僂令柎違去塗  
炭存先祖祀畢少壯之志雪一劍之耻然後仆質橫分  
以身首謝士夫即柎瞑目而耿公之德已塞乎天壤矣  
夫柎囚居九幽之地有內死之心無外望圖生之意臺  
人云云蓋耿公感之以天也而僕長跪遠謝動之以人

也夫積誠弗竭則著之言辭言辭之不足則據之以為文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謹以荒疏并舊作四賦十冊敬上伏唯高明垂覽焉柙頓首頓首

上晁春陵內翰書

前五月內節判馮公來署濬事之三日臨獄閱囚出明公所示手書文采巨麗懇惻過甚皎乎如春陽溫乎如挾纊既枯之骨勃然後興此誠造化生育萬物之私非世俗偶然一得之效也柙愚不勝愴恨伏念五六日抵

於旬月精爽淪喪恍恍如失東望稽顙渺無涯涘竊唯  
載古在昔賢豪之士顯於側陋若侯生見顧於夷門馮  
諶蒙任於薛邸毛遂脫穎於趙庭薛公納眷於旅次是  
皆感會風雲遭際世運適見龍之時而受知於大人者  
也繼茲以往世道交喪玄纁蒼壁之儀加於世胄丹書  
赤訓之章不出侯門陳平之巷絕長者之車韓康之廬  
乏束帛之芟過此而言取士於管庫魚鹽之間者吾未  
之見也矧夫弗潔之囚三木囊頭長錮犴獄者哉夫虎

豹之皮人取其文而或畏其兇犀象之骨人愛其材而  
或惡其穢是非虎豹之罪皮與骨固足以厚人之疑也  
柎以傭奴故致晉師三豕之疑涉樂正夔一足之誤陷  
法象之地備撈楚之辱殫周勃之金嘔條侯之血蟻蝨  
生於肘腋胼垢長於肌膚縣衣如鷄結髮如繭節屆暮  
秋獄草委歇仰視鴻鴈嗚嗚南翔思欲振羲和之轡頓  
大龍之首折若華於陽渚躡倒影於崦嵫天路永遐喟  
言莫昇神往形留我勞如何昔嵇康以忤權而臨刑蔡

邕以浩嘆而當僂陸機以膺譖而致命禰衡以抗俗而  
膏鉞此數君子者功成行著生則縣名於霄漢死則垂  
芳於竹帛長逝瞑目夫復何恨哉若柎讀書幾三十年  
叨光於禮樂之域獵芳於詞翰之林上不能效駑蹇之  
力於當代下不能立清修之譽於鄉閭徒以曾參殺人  
之謬與盜跖聯頸而死嗟乎人生至此能不悲哉顧念  
形影實知兇穢柎竊自分當為世所棄又安敢蓄不訾  
之懷望大君子收恤明公道塞二儀光照四海奎壁之

章格於上下鸞龍之文奮乎遠邇將使徐陳奉轡應劉  
扶轂屈原擁篲於前子雲擔簦於後此足以徵明公天  
挺之聰顯昭代人文之盛矣今上注意翰藻明公制作  
實回聖眷雖漢儒白虎石渠之遇蔑以踰此夫盛德顯  
位巍巍如彼令聞廣譽赫赫如此然猶投人夜光徼福  
囚虜慰冤魂於梧丘解貳負於石室垂太息於幽垣示  
昭曠於天下孟嘗平原信陵諸君號稱下士未易幾此  
柁感恩無地敬敷委曲臨紙拭涕痛深心骨唯不惜惟



蓋終惠犬馬蓋幸

與孟龍川書

龍川執事莊周稱膏以明自銷漆以用而割樗櫟之材以癰腫不適用而壽竊嘗笑此語為不關世故墮四體偶槁木土石能言誤斯世而已及觀夏商末主殺龍逢囚箕子剗王子比干彼三賢者視死如往明惟恐其不銷也用惟恐其不割也未嘗假以癰腫不適用而壽則信乎周言果為過論也夫龍逢箕子王子比干樂然而

死者其道誠有所重故生而有不用爾曩使苟於殺身  
無關綱常倫理之道此與匹夫匹婦自縊於溝壑同彼  
三賢者尚肯銷其明割其用潰其癰瘡徒適用而弗壽  
邪然則周之言或有可取歟今有人薦高第職在司諫  
或監察御史給事中官犯顏直諫膏身鈇鉞與龍逢箕  
子王子比干遊則亦何恨於死也若乃讀書行道身未  
荷人之祿手無斫人之圭徒以讐者文致矯誣啣冤抑  
負明刑與一切盜賊奸宄無賴之徒同斃抑安得不有

感於莊周云僕繫獄事本末執事悉備而我盧氏在濬  
世世業農無公卿朝士大夫顯貴故僕得罪後無一人  
肯援手者而僕亦不敢出私怨言分定故也假若趙盾  
受械狐偃當繆柳下惠城旦子臧季札充匠作子產季  
良叔孫豹石碣擬流竄有力者坐笑而觀之彼數君子  
者能無怨乎哉夫其怨者戚之也不怨者疏之也戚之  
故民無所不致其愛也疏之故怨而有所不屑也奚若  
是分定故而已矣今世大人君子有能興哀於不報之

地僕得末減遠徙邊塞汚沙漠血刃死為國殤雖未能  
從龍逢箕子王子比干遊比之徒死園墻無分毫効力  
當代者不亦遠乎哉私念至是前莊周所謂愛其明惜  
其用守癰瘡無用而竊壽者僕誠無取焉執事以為何  
如屬者聞執事於王四府耿進士前極稱僕見誣狀又  
出所作四賦塵上此造化生物之妙也銘刻銘刻持奉  
滕王閣圖乃正德間山東馬生手所摹者尤工緻其畫  
額記中語率僕寓言執事一一詳之始見不知其肯為

僕一雪涕否也令器朔平華平俱才識高邁恨不能相見語唯執事善教不枉其材幸甚

與王鳳洲郎中書

柟負質犬馬不能操執有所自立中風狂走傾跌谿險釁沴所積卒與禍會往年謝逸人四溟狀柟寃誣明公哀其侗愚為柟白請上官蠲出垂死之齒既又為之詩以誌喜音節愷亮寄情悽惋真可以借金石感鬼神令人讀之嘔嗟心腎流涕垂血無已也柟承此北嚮叩頭

不勝怵恨竊謂柙刑僂小人未嘗接待大君子顏範而  
荷眷如此獨以往時狂狴森密無由裁報中心愴熱忽  
忽彌年今始脫刑網伏跡茅茨將飾固陋之愚款則辭  
蹇而瀆聽鉗口是尚甚非仰答鴻鈞播物之義故敢畧  
陳微悃唯高明採察柙家世農畝無王侯卿相之貴尠  
氣焰薰灼之勢繩樞瓦缶長天子孫獨柙顓蒙廁諸生  
講席會不能以此時對揚三策上輔明主又不能資藉  
夙儒鑒視已之毫髮恣睢傲物獲罪上下斯已自分投

跡豺虎矣庚子歲傭奴狗盜本家排塌巖墻撲死時賢  
不察寘柙極刑囊首鉗足囚鞠幽室惡吏好貨撈楚毒  
至吞聲飲血苟活於溺溷之中者十二年焉夫柙始之  
以媠歇之罪繼之以殞軀之禍濬之父兄信雖仁賢見  
柙如是固已視為螻螻之肉而柙豈望全其首領復拜  
祖宗之墳墓乎明府小峯陸公蒞政之初篤察冤抑為  
柙平反窮辭極力於臺憲之際然後氛霧再廓天日迭  
見嗟乎時既逝矣魄既漸矣忽焉來復此何世矣所恨

二親並暴二子同喪終天永訣弗克臨葬出獄之日託  
跡閭閻偃仰穴繆傍徨四壁臨日顧影悄然傷魂熒熒  
之思勞積曷已昔楊子幼既貶斥謂小人全軀悅以忘  
罪彼特以荒淫自娛良未極夫此爾歲凶濬邑猶甚柵  
妻女八口親舂糠糲拾鳧茆草根以供煑炊夫數理所  
不能過者雖大聖亦不克免仲尼天縱至其變也厄於  
陳蔡矧柵齒泚之末夫復何所云竊又恬於利勢每讀  
烏保猗頓傳見其賤市貴販逐倍萬之利輒汗流被面



貴人之門耻為曳裾蓬箔煙囱舉目言笑非唯世之喪  
柎柎以喪世矣縉紳先生見柎如是哀其窮時時存恤  
而柎亦逡巡惶惑不敢出見諺曰焚其齒曳其尾伊誰  
之耻斯柎之謂也抑予又將何所怨懟柎鄙穢誼不敢  
以此言進者仰惟明公嘗出柎水火負戴之私切於夢  
寐其處已行事恒若懍越惟恐不能奉承德意以傷公  
知人之明惓惓之衷冒死上聞外錄所作文賦詩共三  
卷隨楮呈覽乞叱入裁教幸甚幸甚

與申洹野書

伯樂適燕燕王請見曰燕雖小固冀北天下之馬數也寡人有馬願先生相之伯樂曰喏燕王召圉人捧上乘以見馬肥而茁潤黃金白璧之光流於月題伯樂曰奴馬飾之爾明日捧中乘以見靡鞭筴絕兩銜介睨騰躍而趨齧左右也伯樂曰駢馬不可御爾又明日捧下乘以見溶溺膠其腹菽汁液其髮骨象峻嶒進之如有疑也退之如有思也俛而噴仰而鳴若有所言而不能也

伯樂改容變色一舉而三失走見王曰臣相馬三日一不中法今見王之下乘夫下乘固天下馬也而王斥之外廐母乃枯之皮毛而不能索馬於牝牡玄黃之外乎燕王曰謹謝客寡人弗識也夫今天下之士華言善服者居上乘奔利據要者居中乘言衷行成上微君相之遇下見困於草苴泥塗見惡於鄉里者居下乘足下於貧賤之士則延之於閣賓為上客賜之坐及之話言足下胡不枯之皮毛獨能索士於下乘哉子相士之伯樂

矣

再上李東崗書

柘聞魯使人於宋踰梁父之險捫織葛陟鴻崖俄而力  
屈絕投墜大壑中三年饑茹松柏之葉而渴飲霜露吸  
夜氣風雨之所激射虺蛇之所吮齧山精魑魅之所揉  
捽艱苦殊狀其瀕於死者數四矣然其人極聲號嘯求  
拯於途旅往來者然皆聞之去而弗顧也間有顧者不  
過攀危木踐滑苔側身俯首曠視嘿然駭慄輒引去不

抃然卒未知其人死與否也明年魯人伐宋攻其城公  
輸子載修具輶輻器械往過之而其人猶存活力疾疇  
之不已公輸子垂長綆千仞下飛槽雲梯以致之其不  
及崖畔而康居者尋常尺寸之間爾然徽纆中絕愈益  
墮其人幾死夫然後知命之窮極理數之未至終自恚  
憤至死而無所仰矣柎鄉昔不遵師訓陋寡聞道瞑行  
徑趨傾跌殞仆沉居圜墻之中食惡糗糲飲蜚毒之水  
金鐵鉗其脛蟲蚤蠹其膚寃厲號嘯之鬼振於夢寐震

嗥哭而望救於世者於茲五年矣然亦有聞之弗顧者  
有顧之嘿然駭慄引去者竟未見其能披髮纓冠而往  
捄之者也往年執事自諫垣臨治大名柁竊私心喜之  
曰李公位隆德盛道光而化普行獨而思淵浩然之氣  
塞虜天地執造化之契而施再育之恩者此其人矣於  
是仰首長鳴極其聲而號嘯之時御史胡公行郡執事  
慨然與張公吳公明其寃而抗捄之益力雖公輸之救  
魯使不過若是恩也向使胡公少有察篤天隱之意出

柵幽谷濟之崖畔以抒執事一夫不獲之憂抑亦何損  
於政而乃隳柵淵壑踣躓彌年雖興哀望至竊恐公輸  
厭聞而長往弗顧令柵陳屍坑谷喂野鼠鷓鴣宗祀滅  
絕妻妾改醮則先人之柩誰能泚頽睨視覆以一杯之  
土哉夫柵罪文始末執事已悉今不敢贅但張杲實柵  
傭人彼家排墻撲死遍體傷痕夫豈柵一人一手所致  
佐見俱悉苟訊及之其情立見矣今刑部駁章覆勘坐  
此齟齬乃張公復令濬縣勘問夫積獄既久若使下官

奉承刑部風旨羅織成獄是猶重關金墉而固之以鍵  
又安知死所哉伏唯執事闡公輸之仁哀墜壑之難接  
之長綆飛櫓雲梯以慰柁極聲嗥嘯之望庶使墜者不  
死葬一親之柩全妻妾之節長育胤嗣以成我執事興  
滅繼絕之惠柁少長一日畢盡志願執事所賜豈有涯  
涘哉

蟻蒙集卷一